

王雲五主編
王懋竑纂訂

宋朱子年譜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〇三三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初版

宋朱子年譜 一冊

基本定價一元六角正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纂訂者 王 懋 竑

主編者 王 雲 五

發行人 朱 建 民

印刷及
發行所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

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詳考索引
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，以年譜之
 十有百氏，同一工也。因抗戰而中止。若日
 國二十一年一二，女伍相後，或後年，迄二十
 五年，以一三之，乃抗戰，利利在伍，或
 法，或後年，伍一，或後年，伍一，或後年，伍一
 司，或後年，伍一，或後年，伍一，或後年，伍一
 諸一，或後年，伍一，或後年，伍一，或後年，伍一
 外，或後年，伍一，或後年，伍一，或後年，伍一
 極加，或後年，伍一，或後年，伍一，或後年，伍一

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也、以年表の如
十有百民了同一王也。因抗戰而中止。若日
國二十一年一二、女佐相後、或後軍、迄二十
七年八一三之年、乃抗戰終局、利司在佐矣、今
此譜を授吾妹一巻分、以保其學、東方國也、
司、先後訪明、未改古籍十の對冊、其年表乃
編一萬二三千條、連同中國史地書、而收佐由
外考、計數千條、合計五六二百餘條、以所
輯加詳實、藉慰垂諸之心、定於明年、多為

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盡索引序

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，以余曾於四十年前從事同一工作。因抗戰而中止。蓋自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本館劫後半載復業，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全面抗戰期間，利用本館董事會決議年撥盈餘一部分，以供復興東方圖書館之用，先後訪購木版古籍十四萬冊，其中括有年譜一百二十三十種，連同中國史地叢書所收館內外專家新著如千種，合計不下二百餘種，得暇輒加研究。藉悉年譜之作，實始於宋，多數爲譜主自訂，或口授子弟門人筆述；不則亦於譜主沒世未久，其門人故舊，就見聞或遺稿代爲編纂，幾等於譜主親撰。其中所述言行史實大都詳確，古代著作原以藏諸名山傳諸其人；故鮮有顧忌，此與歷代正史率由新朝爲勝朝所撰，遇有不利於新朝之記載，無不刪汰，甚或曲筆爲之。幸而我國修史者多爲具有正義感之學者，不肯歪曲過甚，寧刪汰忌諱；然因是不免失真已多，持與私人年譜相較，往往不無差異。此爲宋以後之年譜可貴者也。

至唐五代以前之年譜，則由後人就史書或譜主遺著搜集考據而成，不如宋以後各譜之迫真；然合冶一爐，亦足備參證，然究非宋以後年譜之比也。是爲余四十年前所得之印像。

今者旅臺將及卅載，續收中外圖籍約達五萬冊。鑑於前在大陸所藏之七萬冊珍貴圖籍，以共匪竊據大陸，未及移出，以致散佚或陷於不可知之命運者，懲前毖後，特斥資自設一圖書館，命名爲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，公諸社會閱覽，計所收中文圖書別集類往往括有年譜在內或有已單行者，連同新收近人著作及史地叢書舊刊，合計已達二百種以上。緬懷四十年前未竟之功，假我二三年，當一面續訪遺佚或新著，當不難達三百種左右；一面選擇精要及具有各方代表性者，假定仍留二百種；一面逐譜編製索引，則最後全部之總索引，殆在一二百萬之數，不僅集年譜索引之大成，亦可持以糾正史書之闕失訛誤。惟是編製索引，須將孤本之年譜先行景印，每譜至少須得若干冊，始便從事。因即決定自本年四月起每月景印十種，分輯發行，其版式不同者皆統一爲卅二開本。查古籍多爲二十四開或三十二開。卅二開本者，其原式大小不變，廿四開者略予縮小，字體亦朗然可觀。至原史地叢書係卅二開本，除字體過小予以重排，餘則照原式景印。人人文庫本爲四十開，字體略小，研究年譜者多爲中年以上之士，因一律放大爲卅二開，則字體隨版式而加大；且集成全書可大小一致，間有佳作爲同業出版而必須納入集成者，則當洽讓版權，想同業樂觀厥成，當不難達成協議也。是爲序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王雲五

序

年譜依編年順序記載一人生平之事蹟，宋以後名人往往有之，大抵爲譜主自訂，或爲門生故舊所撰，亦有後人於古代名人就其著述，考其事蹟，爲之編訂者。年譜所述言行事實，大都詳確，可補史書之厥失，此其可貴處。

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歷代名人年譜，始於上海，主其事者爲本館王故董事長雲五先生。遷台後，及雲老復主持本館，以前在大陸所藏圖籍散佚，重新蒐集，歷年所得舊刊新著，已達二百餘種，定名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，自民國六十七年四月起分輯發行，每輯十冊，迄六十八年雲老逝世之時，已刊行六輯。七輯以後自本年起照原定計畫陸續刊行。今雲老雖已謝世，不克親睹全部計畫之完成，然各輯目錄早經其生前決定，爲誌其四十餘年來與年譜集成之編輯工作相始終，仍標明雲老主編。雲老逝世後，本館另行蒐集者。因不在原定目錄之內，刊行之時，則不標明主編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

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日

朱子年譜原序

天生斯民。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。以任先覺之責。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。必並生錯出。交修互發。然後道章而化成。是故有堯舜。則有禹皋陶。有湯文。則有伊尹萊朱。太公望散宜生。各當其世。觀其會通。以盡其所當爲之分。然後天衷以立。萬世之標準以定。雖氣數詭信之不齊。而天之愛人。閔千古如一日也。自比閔節授之法壤。射飲讀法之禮。無所於行。君師之枋。移於孔子。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。左右羽翼之。微言大義。天開日揭。萬物咸覩。自孔子沒。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。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。著嫌辭似。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敵。嗚呼。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爲之。秦漢以來。諸儒生於籍去書焚。師異指殊之後。不惟孔道晦蝕。孟氏之說亦鮮知之。千數百年間。何可謂無人。則往往孤立寡儔。倡焉莫之和也。絕焉莫之續也。乃至國朝之盛。南自湖湘。北至河洛。西極關輔。地之相去。何翅千有餘里。而大儒輩出。聲應氣求。若合符節。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曰人欲。曰陰陽鬼神。若此等類。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。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。莫知其說者。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間。大寐之醒。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。切磋究之。分別白之。亦幾無餘蘊矣。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。傳者寡而咻者衆也。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。凌高厲空。自受學延平李子。退然如將弗勝。於是斂華就實。反博歸約。迨其蓄久而思渾。資深而行熟。則貫精粗。合外內。羣獻之精蘊。百家之異指。毫分

縷析如視諸掌。張宣公、呂成公同心協力，以闡先聖之道，而僅及中身。論述靡竟，惟先生巍然獨存，中更學禁，自信益篤。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，悉爲之推明演繹，以至三禮孝經，下追屈韓之文，周程邵張之書，司馬氏之史，先正之言行，亦各爲之論著。然後帝王經世之規，聖賢新民之學，粲然中興。學者習其讀，惟其義，則知三才一本，道器一致，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，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。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，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。蓋至近而遠，至顯而微，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，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。猗其盛歟！吾友李公晦方子，嘗輯先生之言行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爲之錄，木以壽其傳。高安之弟天成，屬余識其卷首。嗚呼！帝王不作，而洙泗之教興，微孟子，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。聖賢既熄，而關洛之學興，微朱子，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。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，余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。余生也後，雖不及事先生，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，故不敢以固陋辭。後學臨邛魏了翁序。

附

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，我文公闕里掌祠事朱境，以書告曰：文公年譜，謀餼諸梓，邑賢令佐，斯文朋友，願就微猷，敢以序文爲請。嗚呼！大賢君子，一動一靜，一語一默，無非教也。況吾文公之年譜乎哉！刊以傳示於人，固其宜也。然在當時，年譜與行狀二文並傳，故年譜所載求師取友，註述本末，出處進退，居官蒞政，前後次第，悉詳年月書之，而行狀則惟以發明求端用力之精義微旨，造道成德之淵奧要歸，所以承先

聖道統之傳。信有在也。昔伊川撰明道行狀。而伊川之年譜行述。則有待於文公。嗚呼。大賢君子。盛德形容。良不易易也。此康節墓誌。所以惟屬之明道。而濂溪之行述。亦待吾文公而後方爲撰述。蓋惟聖賢能知聖賢故也。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均之爲聖人也。達而在上。則立君道以正萬方。窮而在下。則立師道以教萬世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。達而在上之聖人也。立君道以正萬方者也。仲尼窮而在下之聖人也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也。師道之立。君道所由以立也。先儒有言。孔子集羣聖之大成。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。是亦所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與。今文公之學。薄海內外。凡有血氣者。莫不尊親。家有其書。人誦其言。然經筵之餘。此文或不能盡見也。以平日仰慕之心。誠得此而寓目焉。則其感發興起。若時雨之霑。既自有不能已者。詩曰。高山仰止。景行行止。其是之謂與。若邑令佐倡率刊行。而前廣西護衛知事李文徵辭疾家居。集議督工。力就厥緒。均知崇尚斯文。以降治化。咸可尙也。故不敢辭。以復命於掌祠云。是歲之九月三日。汪仲魯序。

朱子實紀。紀朱子之始末。與夫今昔尊崇之實也。舊名年譜。今更曰實紀何也。謂之年譜。則紹乎前彰乎後者。不足以該。必曰實紀。然後並包而無遺。亦猶史家有世表年表。總謂之實錄也。或曰。堯舜始末。孔子紀於典。孔子始末。馬遷紀於世家。濂溪伊川始末。朱子紀於事狀。年譜是編。亦擬孔朱而作歟。銑避席而對曰。不然。此果齋李氏之書。屢經鈐補。頗涉淆舛。加以事或逸於時。文寢增於後。未有粹其全者。銑於朱子受罔極之恩。且爲鄉後輩。與有噴鑒之責。不自揆。竊因其舊而修之。釐爲十有二卷。以致景行之私。非

敢妄作也。夫堯舜周程之事，固賴孔朱以傳。乃若孔子雖無世家，而六經之昭於萬世者，自若。朱子雖無實紀，亦奚病其書之昭於萬世哉？書昭於萬世，卽道之昭於萬世，何賴乎此編也？抑朱子嘗言：伊川年譜不能保無謬誤。此固夫子自道，亦足以見紀述之難。大賢且然，矧區區小子乎？同志君子，幸原其僭而加訂之，使讀之者有以覩夫德業之全，而興起焉，得有所據，以爲希賢希聖之階，則其爲助，似當不小爾。正德丙寅歲十月朔旦，後學婺源戴銑謹書。

世傳李果齋公晦，嘗著紫陽年譜三卷，魏了翁爲之序。今其序固在，但云果齋輯先生言行，卽不稱有年譜。及考朱氏今所存譜，蓋多出於洪武宣景間諸人之筆，與朱氏增益所成，斷非果齋之舊。其最謬者，先生歿後數十年間所得褒典，猶用編年之法。甚者尊朱詆陸，爲私家言，非述作體也。比侍御元山曾君佩，按閩至建陽，得其書讀之，頗疑冗脫，將重加刊正，而以其事謀於默，默惟尙友古人，必論其世。矧先生立言垂訓，在禮學者所宜立爲先師，乃其行年素履，桑梓後人，顧可諉之弗知，卽雖不文，誼何敢辭。竊聞之古昔聖賢，道術精純，要以踐形盡性爲至。學者學此者也。論性莫如孔子曰：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。論學莫如孟子曰：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大賢而下，靡不須學，其爲道也。本除習氣，以還眞性，所不能者，學與習相爲進退，量盡而止耳。故爲果爲達爲藝爲孝爲簡爲魯爲愚，所至不同。其所以學則一也。易稱學以聚之，所聚何事？中庸語博學弗能弗措，所博何物？蓋學舉全功，行要實德，非徒讀書窮理空譚爲也。如此斯可謂之學也已。宋自周程以還，談道術者蓋多歧矣。先生崛起於時，早聞

父師之訓。既舍二氏黜百家。遂自力於學問思辨之間。以求聖賢不傳之緒。卒於遺編得之。折衷羣儒。直
泝伊洛。故其析義最精。著書最富。與陸氏之學頗相遠異。此其途轍所從入不同明矣。然觀先生微言細
行。具皆篤守聖謨。至進退取舍之際。與立朝大節。尤矚然著明於世。惟其以疏遠犯人主。觸權路。見嫉羣
邪。蒙譏僞學。非先生之過。流風餘韻。蓋有起千載斯人之慕者。豈獨傳註爲世所遵用哉。默也後先生數
百年。翔泳高深。欲起九原。竄義而不可得。而於今譜所述。又素乏討論。輒以元山君之意。咨於先生裔
孫河。河指摘譜中舛誤者數事。與予意合。因屬之考訂。一準行狀文集語錄所載。默不自揆。稍爲刪潤。其
猥冗左謬不合載者。悉以法削之。視舊本存者十七。不以鄙陋累先哲也。譜成。復取勉齋行狀。並國史本
傳爲附錄。以示傳信。其自宋襲典亦彙附於末。與是譜合爲五卷云。默猥本論次妄原道術問學之實。欲
使後世尊先生者就而考之。然知不免於世譏。元山君學古人者也。甯無諒於余心乎。嘉靖壬子夏六月
既望。同邑後學李默謹撰。

徵國文公年譜。宋李果齋氏所著也。益以勉齋黃氏行狀。先祖生平履歷道學事功始終大致盡矣。婺源
戴氏因舊本釐正附證議詩文。而總曰實紀。重於徵也。考亭仍藝葉侯重修本。併附書院題記。總曰年譜。
行狀。重於建也。蓋子孫世守以爲家乘。凌不敏無聞承先訓如恐墜之。頃病謝山居。嘉靖壬子仲春大巡。
侍御元山翁曾老先生按閩之暇。凌以卒末宵見於建溪行臺。比詢家世。閒出年譜求正。公披覽一盡。歎
字蹟多漫滅。亟欲修訂。且慨舊本之未盡善也。遂敦請於大家宰古冲翁李老先生。重加參定。校閱纂輯。

之勩。歷三時焉。備載翁所序集矣。錄既成。侍御乃命付諸木。嘉惠四方學者。凌私心感激。其何可喻。復論
凌撰序諸後。凌叨末裔。奚敢廁以文辭。顧義不容緘也。竊聞晦祖受業延平。推衍闡大尊信表章。實程
氏之學也。河洛淵源。卽孔孟正脈也。夫子之道。萬世一日。獨吾祖之學。近稍廢而不講。固凌不肖者之罪。
於今何幸。逢乎侍御公之鄉。多文獻。景行得師。超軼聞見。已神會孔門於千百世之上。而獨崇尚晦祖。倦
倦思興起其學。冲翁桑梓在念。悉力訂讐。卽其用心。俱可想也。將使晦祖之學行。而後孔孟之道可明。孔
孟之道明。而後聖王之治可復。茲或二公意也。要皆能以斯文鳴國家之盛者。凌故闡而揚之。大雅君子。
冀原僭妄。惟以可告於宗云。嘉靖壬子仲冬。旣望十一世孫凌頓首謹撰。

古今著述之富。無有過於朱文公者。蓋朱子之學。集諸儒之大成。所著有小學近思錄。四書章句。集註。詩
集傳。儀禮經傳通解。周易本義。啓蒙。太極圖說通書。西銘解義。楚辭集註。通鑑綱目。名臣言行錄。諸書。而
又有文集百餘卷。門人記錄問答之語百四十餘卷。今家有其書。學者無不誦法。可謂盛矣。然讀其書。而
不考其生平師友淵源。出處進退之所經歷。與夫文章事業艱危患難之所履蹈。將微言大義湮鬱而不
章。孟子所云。誦其詩。讀其書。不知其人可乎。則是年譜之作。惡可以已也。考朱子門人李果齋氏。嘗敘次
朱子之言行。雖未以年譜稱。而大端歲月之終始。可與稽也。明世宗時。李古冲從而修之。以舊譜爲多出
於洪宜景間。諸人之所改竄。是豈果齋之譜不復見於世歟。當古冲同修年譜。諸公在嘉靖之朝。姚江之
學方盛。其以果齋之譜爲多所改竄。非舊本者。不過如序中所稱果齋嘗辨朱陸異同。從而疑其書之未

能盡善。而不知果齋親見朱子辨正象山。豈嘗有晚年定論之說。其亦據實而直書之。以俟夫後人之折衷定論。不可謂著書立說者之不當出於此也。然而古冲之所修。其亦有出於果齋之所未逮。如大修荒政條奏諸州利病諸書法。與陳同甫來往。當在其大書之下。及毀秦檜祠事。皆絕有關係。不可以略者。家兄去蕪嘗輯兩家之譜。而參以朱子從學延平。及與張敬夫氏中和三變之書。而合爲一編。附以黃氏行狀。宋史本傳。與歷代褒典廟記諸文。以俟後之君子。其書舊刻於金陵。因不揣固陋。用序述而傳之。世有能讀朱子之全書者。得見茲譜。亦足以想見朱子之爲人爲學。而誦法步趨如親炙之焉。豈謂無所助益也哉。題曰重刻。仍其舊也。康熙三十九年。歲在庚辰秋八月既望。紫陽後學洪璟識。